

HOW TO WRITE SHORT

word craft for fast times

[美] 罗伊·彼得·克拉克 —— 著 黄筠 —— 译

A hard part of the writing process is cutting; the pain is magnified when the writing is short. Comparing it to surgery on the human body, cutting our prose moves us from excess fat to basic fat to muscle to bone to marrow and even deeper. During revision, I realize that 90 percent of my cuts are helpful. I want to keep cutting the clutter, but I reach a point where it's hard to know what to cut and what to keep. The final cuts are hardest because they can identify nuances of meaning (think of the sculptor's final touches) or they can threaten something essential to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 editor or test reader can come to the writer's rescue. It is often those final cuts — the finishing touches — that create the most dazzling facets of the diamond, a jewel of short writing, ready to be polished. How and when do we make those crucial cuts?

Roy Peter Clark

简洁来自精挑细选，
而非粗

精简写作

快节奏时代的沟通与表达

Finally, words, though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may not be as helpful as the word seems on first blush. "Omit needless words" suggests that the writer should begin to cut a text at the word level. I am on the prowl for big things to take out. Omitting or cutting words is nickeling and-diming a text. I want to cut big pieces if I can — twenty-dollar bills, not dimes and nickels. Remember Donald Murray's aphorism: "Brevity comes from selection and not compression."

HOW TO WRITE SHORT

word craft for fast times

A hard part of the writing process is cutting, the pain is magnified when the writing is short. Comparing it to surgery on the human body, cutting our prose moves us from excess fat to basic fat to muscle to bone to marrow and even deeper. During revision, I realize that 90 percent of my cuts are helpful. I want to keep cutting the clutter, but I reach a point where it's hard to know what to cut and what to keep. The final cuts are hardest because they can identify nuances of meaning (think of the sculptor's final touches) or they can threaten something essential to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 editor or test reader can come to the writer's rescue. It is often those final cuts — the finishing touches — that create the most dazzling facets of the diamond, a jewel of short writing, ready to be polished. How and when do we make those crucial cuts?

Roy Peter Clark

精简写作

快节奏时代的沟通与表达

[美] 罗伊·彼得·克拉克 —— 著

黄筠 ——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北京 ·

How to Write Short: Word Craft for Fast Times

Copyright © 2013 by Roy Peter Clark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中文简体版由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版权引进。

本书授权声明见 P203—P210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60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简写作 / (美) 罗伊·彼得·克拉克著;

黄筠译.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13-7748-7

I. ①精… II. ①罗… ②黄… III. ①写作—通俗读物 IV. ①H0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3595 号

精简写作

著 者: [美] 罗伊·彼得·克拉克 (Roy Peter Clark) 译 者: 黄 筠

出 版 人: 刘凤珍

责任编辑: 笑 年

特约编辑: 张 怡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韩凝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138 千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7748-7 定 价: 3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64013086

传真: (010) 64018116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10-64010019

目 录



引 言 / 1

I 如何写短文 / 7

- 一 收集短文 / 9
- 二 研究无处不在的短文 / 15
- 三 阅读文章的重点 21
- 四 练习扫读 / 26
- 五 去追“短”作家的作品 / 30
- 六 在页边空白处写作 / 35
- 七 拥抱歌词 / 40
- 八 请勿倾倒 / 45
- 九 用好对立的“二元结构” / 50
- 十 学会对称 / 57
- 十一 有所侧重 / 61
- 十二 变换节奏 / 65
- 十三 切中重点 / 69
- 十四 数到三 / 73
- 十五 注入平行结构的活力 / 79
- 十六 改写套路 / 83

- 十七 软硬词的变化 / 87
- 十八 加入六字则 / 92
- 十九 删减冗文 / 98
- 二十 使用缩写 / 106
- 二十一 摘录，但别脱离原文 / 111
- 二十二 因简洁而惊喜 / 114

II 如何带着目的写短文 / 120

- 二十三 铭记 / 122
- 二十四 保持幽默 / 128
- 二十五 听上去富有智慧 / 133
- 二十六 推销 / 139
- 二十七 引诱 / 147
- 二十八 让内容充满惊喜 / 154
- 二十九 以对话的形式重组信息 / 159
- 三十 让图片和文字结伴而行 / 165
- 三十一 总结和定义 / 172
- 三十二 列表 / 180
- 三十三 报告和叙述 / 184
- 三十四 标题 / 190
- 三十五 防止短文写作的误用 / 194
- 三十六 最后一些话 / 199

致 谢 / 201

授权声明 / 203

引言

当文字胜过千图



此时此刻，我牛仔裤右边口袋里的东西所承载的运算能力比将第一批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宇宙飞船还大。我的苹果 4S 应用商店里储存了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方便我快速搜索和引用。更多的时候，我会用手机来获取信息，虽然这些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算不上“新潮”，它们包括：博客、邮件、短信、视频、140 字以内的推特 (Twitter)、脸书 (Facebook) 的更新，还有游戏、天气预报、谷歌地图、白宫资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数十家报纸和音乐网站。其他还有：一个模仿星球大战中光剑声音的电子鼓 APP，一个将照片变成僵尸的 APP，还有一个叫“原子屁”的宝贵资源，能把你的手机变成“放屁坐垫”。

托托，我们不在堪萨斯了。事实上，我们正在澳洲上空，下方的景色就像是谷歌地球的搜索界面。我们现在拥有高科技，却在信息的洪流中漂泊。现在我们更需要懂得掌握写作的技艺——把文章写得又短又好。

我之所以会写《精简写作》这本书，是因为我发现找不到和它类似的书，而在数字时代，短文写作是王牌。因为在这个加速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能让我们停下来阅读并思考的好短文。快餐文化让我们更渴求简单、

简洁、直接的信息。正是这种渴求，让我们觉得长篇似乎太长。

而最重要的信息往往是最简短的，比如：“同意，兄弟。”“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我愿意。”“无罪。”“巨人队获得优胜！”（这条消息在 1951 年非常令人振奋，广播员拉斯·霍奇斯（Russ Hodges）甚至连续将它读了 5 遍。）“得分！”“你被解雇了。”“我爱你。”

在《微形式：简短写作的艺术》（*Microstyle: The Art of Writing Little*）中，作者写道：“由一个字、一个短语、一两句话构成的信息叫作微信息，它倚重所用到的每一个字，其成败取决于语言风格上最为微小的选择。微信息依赖的不是语言风格中的‘元素’，而是‘原子’。”这里我要补充的是：“不仅仅是‘原子’，而是语言中的每一个‘夸克’。”

400 多年前，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因创作了 37 部戏剧而闻名，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名作。他也写了 154 首爱情诗，每一首都只有 14 行，称为“十四行诗”。这位诗人还向人们展示了长短文章是如何共存的。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一首十四行诗中，他总结了关键的剧情要素，包括（剧透，注意！）“一对不幸的恋人双双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缩减现代人的用词数量，我们可以回到苏美尔人用楔形文字在黏土板上书写或埃及人用象形文字在纸莎草卷轴上书写的时代。毕竟，两者展示的都是“一图胜千字”的能力。我见过那些胜过千言万语的图片，但是作为一名弄墨人，我坚持认为有些文字能胜过一千张图片。比如这些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文件：

《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

旧约《诗篇》中的第 23 篇（*The Twenty-Third Psalm*）；

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 18（*Shakespeare's Sonnet 18*）；

《美国宪法》序言 (*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葛底斯堡演说》 (*The Gettysburg Address*);

金博士《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的最后一段演讲;

我曾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斯科特·西蒙 (Scott Simon) 有过短信交流, 他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 尽管他是从继父那里得知这个事实的: 如果你把这些材料里的字数加起来, 总数不超过 1 000 个单词。我数了一下, 一共是 996 个单词。你能找出任何能和这 7 个材料相匹敌的图片吗?

再来看看《多伦多星报》 (*Toronto Star*) 的年轻记者乔安娜·史密斯 (Joanna Smith)。早在 2010 年海地大地震时, 她就用推特迅速地从前方发回新闻报道。史密斯小姐以推特文的形式发布了数十条短新闻, 每条不到 140 字符: “越狱犯在抢劫时被逮捕, 警察将其带走、殴打, 拖到街上, 然后他们慢慢地死去, 尸体被放在垃圾堆里焚烧。”这一条接一条的新闻都是对自然和人道主义灾难生动的“直播”。它们就像短篇连载小说, 不断地在更新。

我认为, 那些抱怨 140 个字符限制写作的作家有些目光短浅。下面这些句子在字数限制内照样游刃有余:

- “这是考验人类灵魂的时刻。”^[1]
- “报道我死亡的消息实在太夸张了。”^[2]
- “把我妻子带走吧, 求你了!”
- “牛肉在哪?”^[3]

[1] 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 在其书《美国危机》 (*The American Crisis*) 中著名的一句话。(若无特殊说明, 本书均为译注。)

[2]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对其死亡传言的回应。

[3] 美国俚语, 源自温迪汉堡店的电视广告: 一位老太太去汉堡店发现汉堡里夹着一块很小的牛肉, 很生气地问: “牛肉在哪?” 其隐含的意思是牛肉太少了。这句话后来红遍美国, 口语里通常是指“没什么效果”的意思。

•“我爱艾克。”^[1]

这几个例子包括了托马斯·潘恩政治手册里的名句，马克·吐温的电报，汉尼·扬曼的笑话，温迪汉堡连锁店的广告以及一个总统竞选口号。当我把所有字数都相加，也仅仅只有 138 个字符，也就是一条推文的长度。

现在的文化发生了转向：我们开始偏爱简短甚至精简到极致的文章，并用上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和表情符号。也许未来的探险家会发现，这时期的对话变成了用笑脸符号和哭脸符号构成的“二进制”，它们能够描述从爱情诗到国情咨文的一切事物。

好消息是写短文并不需要牺牲文学价值。诗人彼得·迈因克 (Peter Meinke) 提到，文学的表现力来自专注、巧妙和精细。专注是统一的主题；巧妙是控制的智慧；精细则能通过斟酌词句激发人的灵感。

对好短文的渴望并不新鲜。这种渴望可以透过无数的例子追溯到写作本身。以下这些例子虽然并不全面，但都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短文写作：祈祷文、警句、墓志铭、短诗歌（例如俳句、十四行诗、对句）、碑文、信件、经验法则、标签（比如印在毒药瓶子上的说明）、歌词、航行日志、日记、记录、车贴、涂鸦、广告、新闻电讯、谈话的片段、誓词、标题、字幕、摘要、电报、笔记、微小说、批评，等等。

通过分析这些传统的短文形式，作家和读者可以了解写出一篇好短文的一些核心要素，包括文章的语序、语法的省略、从正式到非正式的套话俗语、各种文法细节以及平行结构。你可以将它们运用到新的短文形式中：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短信、博客、网站写作、导览、评论、消息推送、状态更新、标题、摘要、搜索引擎优化字段（一些会让你在谷歌搜索排名

[1]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时使用的口号，艾克是其绰号，后来这句口号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竞选口号之一。

中靠前的词组)、知识问答、制作幻灯片等。

在研究了过去几百年的短文写作后,我发现尽管写作技术、写作类型和写作平台发生了变化,但是短文写作的目的依然不变,这些目的包括:

铭记:墓碑、纪念碑、文身;

取乐:玩笑、调侃、讽刺;

解释:博物馆介绍、食谱、说明书;

讲述:微小说、博客、日记;

提醒和告知:短信、推特、电报、状态更新、新闻公告、标识;

记录:笔记、摘要、清单、誓词;

鼓励:谚语、经典语录、祈祷文、格言;

推销:涂鸦、广告、简历、车贴、T恤印花;

交流:知识问答、社交网站、消息推送、博客、对话。

你可以从这个不完整的清单中发现,短文写作的技巧可以运用到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中,而不仅仅是在技巧性强的文章中。大多数写手们关注的是实用的、与工作相关的短文写作形式——求职介绍信、投诉信、宣传介绍、产品描述和分类广告,就像他们关心社交网络上的网帖一样。

那么,多短的短文才算短呢?常识表明,长度是相对的。我身高约1.8米,略微高于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这意味着在肯塔基赛马会上骑马时,我太高了,而担当坦帕湾海盗队^[1]的防守截锋时,我又太矮了。

一则短篇小说可以超过3 000字,这个字数可能相当于一篇颇有分量的论文或《纽约时报》星期日版中篇幅最长的故事。如果不是写推特,根据

[1] 坦帕湾海盗队(Tampa Bay Buccaneers)是美国的一支橄榄球队。

通常的标准来看，一篇 300 字的文章就挺短的。因此，对本书来说 300 字是学习如何阅读、写作以及讨论短文写作的合理的字数界限。

我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短文写作的方法与写好短文的原因。方法中包括了那些能让短文写得出彩的修辞手法。原因则展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短文写作的实际用途，以及作者们如何运用短文形式来实现他们平凡的愿望和永恒的追求。

这个引言约有 1 600 个单词，印刷量是《摩西十诫》《万福玛利亚篇》《神曲》第一节、艾玛·拉撒路在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诗歌、《彩虹之上》的歌词和“阿姆斯特朗登月后发言”全部字数的两倍。我想，我还要在掌握短文写作的精湛技巧上再加把劲，尤其是在这个加速度的时代。

I



如何写短文

我们可以以《纽约时报》刊登的这则著名小说家 E. L. 多克托罗 (E. L. Doctorow) 的趣闻为例，来看看短文写作的问题所在：

早晨吃早饭的时候，多克托罗上二年级的女儿卡罗琳要求她的爸爸为她前一天因感冒缺勤写一张假条说明。多克托罗开始写道：“我的女儿，卡罗琳……”他在这停了停。“她当然是我的女儿，”他自言自语道，“还有谁会为她写一张说明呢？”然后，他又开始提笔。“请原谅卡罗琳·多克托罗……”他又停了下来。“为什么我要为她求情、为她辩解？”他说，“她只是得了病毒性感冒，她又没犯罪！”于是，他又接着写，写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脚边堆了一沓纸团。最后，他的妻子海伦说道：“我再也受不了了！”她写了一封完美的说明，并送卡罗琳上学了。多克托罗总结道：“写作真难，尤其是写短文。”

当谈到精简写作时，你会发现有三种途径：通过阅读来学习；练习最好的短文写作方法；将长文本削减到合适的字数。如果你想写短文，你就

必须去读短文，并且对这么做不抱偏见。是的，你的阅读将包括古典诗歌以及人类文化中的其他短精品，但是聪明的作家不会排斥更加时髦或更为实用的技巧。棒球卡^[1]、打油诗、歌词、勒索信、藏在幸运饼干中的纸条——每一种形式都带有鲜明的修辞手法和明确的受众。

仔细阅读不同的短文形式，你会发现那些最棒的作家采取的最棒的写作方法是什么。我们通过研究这些方法，为它们命名、模仿并适应它们，来强化自己的技术，直到这些方法化为已用，可以用它们写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就像多克托罗先生一样，写作中最难的部分就是删减字数了，尤其是在写短文时，这种痛苦会被放大。如果把它比作外科手术，切掉啰唆无用的论述就像切掉多余的脂肪，一直往下，切到脂肪层、肌肉、骨头、骨髓，甚至还得往下切得更深。在文章修改的过程中，我意识到 90% 的切除都是有益的。我希望能不断去掉冗杂的文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很难区别什么应该删掉、什么应该保留。最后的削减往往是最困难的，因为要辨别字面意义上极其细微的差别（想想雕刻家们在完工前的一番修饰），而这可能关乎读者理解文章的一些核心要素。对作家来说，一个编辑或试读本的读者可能就是救星。短文需要被打磨，往往是最后的删减——点睛之笔——创造出了短文这个宝石最耀眼的切割面。那么，我们应如何及何时进行关键性的删减呢？

当我们掌握了短文写作的方法，也就了解了好短文的特点。

[1] 很多职业运动都会发行球员卡，上面有球员的肖像跟成绩。有些球员卡是针对特殊纪录限量发行的，棒球卡的价格往往会因为球员的表现和成绩水涨船高。

一 收集短文

还记得那部有个小孩说“我看见了死人”的电影吗？^[1]

而我，看见了短文写作。

我在日记本中收集了所有的短文：俳句和十四行诗、格言和寓言、祈祷和批判、车贴上的标语和T恤上的文字、简介、标题、广告、路牌、边注、清单列表、歌词、公告、宣传语，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短文。我对新鲜事物也很“感冒”：推特文、博文、电子邮件、短信，等等。

当我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一家机场旅馆洗完澡、擦干身体后，眼睛瞟到了挂在毛巾架上的绿色标签。

“是否替换？”(Reuse or replace?)

“不换：挂在架上；要换：放在地上。”(To reuse: hang towels up; to replace: place towels on floor.)

标签底部写着：“珍重。我们应彼此心存感激。”(Take care. We owe it to one another.)

标签的文风朴实无华。没有提到诸如环境、可持续发展或气候变化等高大上的词汇。留下信息的人指望我了解的是：没必要的毛巾换洗只会给人添麻烦。一个小小的标签就完成了大大的工作。它给了顾客一个选择，告诉顾客要怎么做，“格言”里还提到了道德回报。

[1] 指的是美国童星海利·乔·奥斯蒙特(Haley Joel Osment)在《灵异第六感》(*The Sixth Sense*)中说的话。

我在布朗大学附近一家叫“广场图书”的书店里徘徊。一本叫“笔记本”(The Notebook)的书引起了我的注意。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人何塞·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在简短的日记中,作者记录了从2008年9月到2009年11月他生命中最后一年的时光,并在政治、文学、文化方面提出了犀利的观点。其中一些日志有500多字,但整体上平均字数更少。在成书之前,这些日志都连载在他的博客上。

一位87岁高龄的作家还坚持每天写博客让我倍感惊讶。80多岁的高尔夫记者丹·詹金斯(Dan Jenkins)和萨拉马戈一样,现在仍通过推特对比赛进行实况报道。第三个人则是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他在97岁出版了一本书信体小说,其中不仅有书信形式,还包括电子邮件、短信和推特文。

在巴西圣保罗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后,萨拉马戈于2008年9月25日在博客上写道:

当一些记者问我作为一名博客主的角色……以及为何做出在“没有页数限制的互联网上”写作的决定时,我感到很惊讶。准确的答案是,在这里我们最接近彼此?或者,这是我们最接近公民权利的地方?又或者,当我们在网上写作时,我们会变得更加友善?我没有答案,我只是在陈述问题。我喜欢在这里写作。我不知道它是否更民主,我只知道在这里,我能感觉到自己和那个头发凌乱、戴着圆框眼镜、问我问题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是一样的。对博客而言,就是如此。(For a blog, no doubt.)。

这段文字以愉快的语调结尾,在高明的短文写作中,这是一种标准方法。在这段话中,作者通过巧妙的断句使文章显得紧凑,从第一人称开门见山地表达出对写作、科技、民主的深思,转而再对一个年轻博主的外貌

进行生动的描述，最后用 15 个字母组成的最为质朴的 5 个单音节单词为整个段落画上句号。

然而，萨拉马戈还可以写出更为简洁的文字。看看他对 G20 峰会的看法：

喀迈拉般的 G20 讨论的主题只有三个问题：

原因？

目的？

为了谁？

这段文字展示了由一个巧妙的单词所产生的效果，我将它称为“装饰音”^[1]，没有它，文章就会变得平淡无奇——这个词就是“喀迈拉 (Chimera)”。它的意思是“幻想”，词典的定义为“大脑虚构之物”，但这个意思是引申出来的。在希腊神话中，喀迈拉是一种虚幻的混合怪兽：“一只只会喷火的雌性怪兽……有着狮子的脑袋，山羊的身体和蛇的尾巴。”这里则将 20 国首脑会议暗暗比作有 20 个脑袋的、对权力饥渴的怪兽喀迈拉。

但萨拉马戈是以写长篇小说出名的，像他这样的人该如何向别人解释短文写作的本质呢？对事物进行提炼对短文而言是否更为重要呢？

在《笔记本》这本书的序言中，意大利小说家安伯托·艾柯 (Umberto Eco) 反思道：

我写这篇序言是因为我觉得我和朋友萨拉马戈有着共同的经历，一方面我们都写书，也都为周刊写过道德评论文章。后者比前者所表达的东西更为清晰，也更受欢迎，因此也有很多人问我在写这些小文章的过程中，有没有将写书时那些更为宏大的思考带入其中。

[1] 装饰音是用以装饰旋律的辅助音，装饰音常常都很短小，用小音符或特殊记号表示。

我的回答是没有。经验告诉我……一时愤怒下写出的带着尖锐的讽刺、无情的批判的文字，才真正为那些评论性的思考或深入的论述提供了素材。正是日常的写作造就了最为坚定的作品，而不是相反。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写出长文章，就得先写出短文章。

如果你的目标是写得既短又好，必须先阅读你能发现的最好的短文。你得有个摘录本，在自己写下的只言片语旁记下你最喜欢的作者写的优秀短文。

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 就是一个收集简练生动语言的伟大收藏家，他用他的常识和务实的乐观主义激励了数以百万的读者。他说的话被引用了无数次，也许正是因为他在性格形成的关键期一直在储存他人的智慧。

在《卡耐基每日一智》(Dale Carnegie's Scrapbook) 这本选集的序言中，多萝西·卡耐基 (Dorothy Carnegie) 解释道：“戴尔·卡耐基文风泼辣。在他阅读时，注意力会牢牢地抓取那些观点尖锐的段落、贴切的表达以及意义深远的句子，将它们深深嵌入他的脑海。”

随意翻开这本选集的一页，可以找到海伦·凯勒 (Helen Keller)、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以及华盛顿 (Washington)、富兰克林 (Franklin)、爱默生 (Emerson) 和其他人的名言警句。你会看到格特鲁德·斯泰因 (“我喜欢与人亲近。对我来说它不会带来不敬。只会带来更多的亲近。”) 和维尔伯·莱特 (“鹦鹉说得多，飞得少。”) 不期而遇。^[1]

在《列清单的人》(The Man Who Made Lists) 一书中，约书亚·肯德尔

[1] 格特鲁德·斯泰因 (Gertrude Stein, 1874—1946)，美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理论家和收藏家，是文学领域里现代主义叙事方式的实验大师，写作的特点是重复、用现在在进行时和玩文字游戏。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维尔伯·莱特 (Wilbur Wright, 1867—1912)，美国发明家，1903 年他与他的弟弟奥维尔·莱特 (Orville Wright) 发明了飞机。